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(第二季)征文——

淮河大地迎来白露。淮河的白露，诗意丰盈，像曹植笔下温婉的宓妃，心若莲花，眼波流丽，得众神赞叹，飘逸若仙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水土湿气凝而为露，秋属金，金白色，白者露之色，而气寒也。”

白露蕴日之精华，感天地之恩惠，是清白美好而丰盈明亮的诗意节气。

白露最有诗意。一年节气中,淮河人偏爱白露。在大自然中,白露的到来,是时光的流转。秋天的脚步走进仲秋,这是天地的交响。乾坤白露生,淮河诗意浓。夜晚水汽遇冷凝结成珠,依附于花草树木的叶片之上,晶莹剔透,若珍珠般璀璨。白露到来,暑气消散,秋气清爽,丹桂飘香,美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此时树叶泛黄,果实成熟,山林尽染,枫叶似火。大地金黄与玉露明珠相映成辉,呈现出人温馨的美丽图景。白露,古今诗人颇多吟哦,尽情抒发万千情思。《诗经》有云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芦花掩映,伊人轻舞。大片的芦苇,在秋水长天里随风摇曳,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如同秋霜一般。一袭宛若在水中央的情影,从《诗经》中娉婷轻灵走来。古人以温婉之笔刻画出自白露的盈盈清柔。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白露到来,看天上明月,还是家乡的月亮更明亮。诗圣杜甫见证大唐兴

衰,亲历战事惨烈、音信不通的岁月,思乡之情牵系万里,勾起他无尽的忧患与思念。抒发白露情思的诗篇,不仅是古代墨客们的眷恋,也是淮河大地诗人们的追求。以白露为题创作的美篇佳作,车载斗量不可胜数。白露,纯净无痕,一尘不染,满负着上天对淮河大地的情意,满身诗情,夜半洒落于淮河岸边蒹葭苍苍处。露珠点点,滴滴含情,折射出彩云流霞,闪烁出诗意光芒,在淮河劳动者的眼眸中闪耀,凝结于淮河儿女的心房。清澈的白露,赠予淮河大地成熟与睿智,赋予淮河儿女绵绵诗情,书写淮河大地浓烈的情思与蜜意,更为淮河大地添景增辉。

白露是秋天的信使。白露之名源于天象,是仲秋的信号。她像夜空中明亮的星儿,若秋天的闪亮眼睛,圆润晶莹纯洁,点缀闪耀在绿意渐褪的淮河大地上。白露这一信使宣告所有生命:大雁南飞、树叶变色、玉露凝结,稻田金黄,枫叶火红,天滋养,地奉粮。秋的节奏浓烈、魅力绵长。天地的诗意与宁静,让淮河儿女倍感季节的浪漫与深邃。白露,以“白”形容露,唯美至极、美好至极,白露与秋天似鱼水相依,紧密相连,契合无间。清晨的朝阳遍洒树叶间,玉露闪烁着晶莹的光芒,如温婉的天仙,迈着轻盈舞步,携金风轻拂淮河大地。露珠袅娜地在叶片上轻轻滚动,

若仙姿玉质的精灵,为秋天增添唯美灵动的诗章。白露至,天转凉。淮河的白露,让淮河儿女倍感岁月静好。看蓝天白云间,大雁、燕子等候鸟,南飞避寒。自然界中的百鸟与万千小动物,纷纷贮藏粮食以备过冬。秋已至,冬不远,仓廩充足,寒冬可度。

白露韵律,极精妙,富美感。淮河大地白露时节,鸟鸣、风声与流水,融成清柔韵律的交响乐。清晨,天色朦胧,鸟儿们竞相放歌,叽叽喳喳、喳喳啾啾,或清脆婉转,或沙哑粗犷,此起彼伏,融成浑厚悠远的晨曲,这优美乐章唤醒了淮河大地。八公山森林中的麻雀、喜鹊、百灵鸟,它们的歌声交织相融,热烈奔放,激越幽远。群鸟的热闹鸣叫,融成八公山座座山林充满生机的大合唱。白露时节,天地织锦,金风奏响,穿树林、飞田野、越山川,茂林修竹、桂香篱菊、树木草从无不相迎,发出沙沙、簌簌的声响,如同轻柔而温馨的旋律,不绝如缕而余音绕梁。微风轻拂鸟儿的脸颊,如母亲温柔的手指慈爱地抚摸。白露时节,淮河、淝河,及八公山下的条条溪流,那流水潺潺淙淙声,宛若清粼粼的流水与白生生的石头的亲切密谈;那款绵绵的水草不甘寂寞,攀附而来、碰撞摩擦,弹出古琴般叮咚咚铮的声响,既清脆又悦耳。大自然的琴弦被轻轻拨动,发出柔美

从古到今,秋都是让人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。秋有其斑斓绚烂,喜得丰收的一面,也有天高云淡,气爽神清的场景,更有不顾温情,执冷肃杀的面孔……秋总是叫人欲罢不能,欲说还休,感慨万千。

“屋头明月上,此夕又秋分。”当东乌越瓦,清辉像一条无声的大河,先是浸透屋脊,再漫过村路,最后漫进窗棂,漫透进尚在书页间游走的我的思绪。阖卷起身推窗,风已换了凉热之序,携着桂香、稻味、虫声、塘腥、水韵,一股脑涌进胸腔,只想把夏的最后一口郁热快快呵出,纳入仲秋的澄澈,再无数次眺合笔下“热时吟一句,凉冷胜秋分”的那种急切焦灼的自我慰藉感。于是胸腔里便出现一条看不见的淮河河,那水面平得无一丝褶,能映出整个淮南——八公山脊、淝水纹、稻浪纹、桂树纹、云龙纹、凤鸟纹,还有远处高铁一闪而逝的银色纹——它们全在月色里轻颤,像一幅刚收笔却又未干透的长卷。循着这条内在的河流出门,迈脚轻踩露径,发出极轻的“噗嗤”声,大地也似在悄然更换呼吸。夜虽黑,黑得透明,像被墨汁反复研磨后的砚台,黑里透出深紫的幽光。风继续吹,催着桂香漫过来,想张嘴去含住一丝甜,却只接到凉凉的气息顺着喉咙下滑,“噗”地绽开在胸口里,像给心脏装上了一枚小小的月。此刻,月亮正高悬在八公山头,毫无瑕疵的圆,圆得令人心惊——仿佛一张巨大的空唱片,等待录进万籁之音:松针互触的沙沙、溪水跳石的叮咚、林鸟谁巢的低吟、村犬断续的吠、山寺查查的钟响、高铁掠过平畴留下的银线……所有声音都被

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,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主题曲,60多年来传唱至今经久不衰。电影中新疆军民在帕米尔高原保卫边疆的故事,给童年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吸引我魂牵梦萦,盼望着到有着壮丽风光、绚丽文化的新疆旅行。

16年前的2010年,知命之年的我,终于有机会圆梦我的新疆旅行。那时旅行需与当地旅行社签约,到新疆后才可明确具体接待安排。我们由喀什“喀之旅”旅行社接待,一个年轻姑娘作为导游负责我们的行程。她个子不高却飒爽英姿。正是金秋十月新疆最美的时光,但当时的旅游还比较冷清,那时新疆部分景点尚未配备服务区、摆渡车和专职管理人员,车辆可以直接到景区旁边。由于游客较为稀少,没有人与你抢镜头,反倒显得有些许的清静。一些卖货的商贩,把用牛马运来的土特产,用略显生硬的普通话向我们推销。这个年轻的姑娘,既要安排我们欣赏自然景色,指导我们在最佳位置拍摄最美的照片,又要关照我们的安全。姑娘的心灵之美、勇敢之心,令我们喀什之行非常愉快。在机场送别时,她将公司宣传单送给我,希望我再来新疆旅游。

16年后的今年秋季,年近古稀的我再次来到新疆,感到旅游产业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。16年前的旅行多是“资源潜力”型的原野景观、自然风光。今天的新疆旅游产品实现了全域开发,对爱国主义红色旅游项目更是积极赋能,将文化传承、民族特色融入旅游链条并做大做强,吸引了全国的游客到新疆打卡。我们在红其拉甫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口岸看到,作为知名边境旅游目的地,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、跟团游游客。含氧量低、呼吸急促,挡不

散文

秋 分 吟

程晋仑

月光抹淡青,像被时间之手轻轻抚平,又轻轻推出,一波一波,荡进耳廓,再荡进血脉,最后荡回心脏,在那枚小月上留下极轻的颤。

循着颤音前行,走到淝水边。水面黑于夜色,黑得像一面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铜镜,不仅照见我的脸,也照见千年前的脸——那些脸或戴兜鍪、或扎儒巾,或血溅战袍、或泪湿衣襟,都在同一轮秋分月下,同一波淮水里,被漂洗成同样模糊的铜绿。伸手想捞起那片铜绿,却只捞起一掌心湿凉的夜气。夜气漏下指缝,滴回水面,发出“嗒”的一声极轻脆响,要替历史补上一个遗漏的左脚。抬望眼,对岸八公山像一头巨兽卧伏月下,脊背起伏处,松涛阵阵,像兽在梦里翻身,又像无数先人在梦境里齐诵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在风,拂擦声音,碎成一粒粒松针,落在水面,漂走又旋回,逡巡中硬要把这句冷峻的箴言塞进我的掌心。

转身沿着田埂回走。埂草已然半黄,还留着半截倔强的绿,仍不肯脱落如人过中年后的最后一颗童心。远处村舍里亮起的灯火,先昏黄,继而暖白,锅铲碰锅的脆响,婴孩啼哭又戛然而止的软糯、电视新闻里播音员平稳的播报——所有声音被窗纱滤过,被炊烟缠过,被桂香熏过,传至我耳边,已变成一

随笔

新疆的花儿为什么越来越鲜艳

高振中

住人们精气神满满;海拔虽高、雪山虽寒,游客的欢呼声更高、激情更火。当爱国歌曲响起,人们在国门前挥舞国旗、共同歌唱,那种凝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使我感到如同在天安门广场一样,为祖国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而感到无比的自豪。

“旅游兴疆”还将边远地区变成旅游热潮的“网红”打卡点。2018年在新疆乌恰县,树立了“中国西极”的石碑和地理标志,短短几年时间,作为我国最晚迎见朝阳和送走夕阳的地标,凭借“中国西陲边哨、柯尔克孜族风情”等别致的自然景观和特殊的人文景观,如知名度急剧上升,成为新疆旅行别具一格的去处,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、群众就业。穿着民族服装的柯尔克孜族女青年,用熟练的汉语面带微笑对我说:“虽然这里距北京天安门5000公里,平均海拔约4000米,最低气温-40℃,但那么多游客帮助我们增加了收入,真是民族团结一家亲,大家互相帮助。”她还到内地学习培训,现在接待游客更得心应手了。

16年来,我感到新疆城市建设的风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16年前我看到的喀什古城,已是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,吸引着不少游客探访;香妃园景区的周边虽不如如今繁华,但也并非郊野,城市道路上偶有牲畜经过,却也秩序井然。16年后我看到的喀什新

种极柔軟的喧哗,如一条刚弹好的棉胎,轻轻包住了我,也包住整个秋分之夜。我走进灯火,又走出灯火,到了当年的自家小院。院中老柿树正把最后一粒青柿熬成朱砂,风一碰,枝便颤,积攒的胭脂抖落在地。弯腰拾起一枚,柿蒂处渗出一滴清蜜,吮一口,甜里带涩,像把整整一个秋天的复杂杂进舌尖。

再抬起头时,明月已升至屋脊,恰好嵌在瓦楞之缺里,如一枚银钉敲进黑夜,把黑夜钉牢,也把人间钉牢。忽然想起白日读到的句子——“秋分气初爽,灯火新照夜。”此刻方悟出,所谓“新照”,并非灯火本身新,而是被照的人心旧尘被秋风掸落,于是再看灯火,便觉焕然一新,像第一次睁眼,第一次心跳,第一次爱人。我进屋掩门,不急于休憩。窗户外,竹影筛月,露气从瓦缝渗下,在桌头凝成极小的水珠,一伸手,水珠滚到指腹,轻轻一颤,像要对我说话。我侧过耳,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——咚、咚、咚——每一下都撞在胸腔里的那枚小月亮上,发出极轻的“叮”。

莫名间生出怅惘:秋分一半,昼夜各半,盈亏相抵,得失互抵,连心跳似乎也被均分,一半给过往,一半给将来;一半给热望,一半给淡然;一半给“向外走”,一半给“向内回”。而我,是否真能在这一半一半之间,找到那条不露声色

而生动的绝响,极精妙、富美感,这是白露明快的音符,这是白露柔媚的神韵。白露韵律,为淮河大地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精妙审美感。

白露时节,秋意浓,农事忙。这时的气温较低,淮河田间的稻谷金黄,玉米饱满,谷子、大豆等秋收作物渐渐成熟,农民们抓紧时间准备收割,以确保颗粒归仓。同时,也在准备播种冬小麦、油菜等越冬作物。农民在秋收的同时,还要完成土地翻耕、施肥、整地等工作,为秋种做好准备。在准备秋收、秋种中,秋管不可忽视。晚秋作物如玉米、甘蔗、红薯等,需要加强田间管理,促其早熟,避免低温霜冻造成危害。棉花需要采摘,蔬菜需要进行病虫害防治。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大,天气转凉,一些地方会有秋雨或低温天气,这对农作物的成熟和收获有影响。淮河农民极为关注天气变化,随时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,以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应有损失。淮河儿女以勤劳的双手,描绘着淮河大地秋天的画卷,期盼收获秋天的丰硕果实。

盛世白露,淮水璀璨,露凝八公,气脉恢彰。淮河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,迈着追逐梦想的脚步,与白露这一美神同歌共舞。在白露这一美好的季节里,感恩上天对淮河儿女的眷顾,感恩大自然慷慨无私的馈赠。

的缝,把自己安放进去,不倾不斜,不悔不憾?索性熄灯,让月光大胆涌入。屋内浮起一层淡青的雾,床、桌、书全被镀上银,如时光之手摩挲过,又如被某种无常规轻轻放过。

在这一出一回之间,不由然悟得:天地之道,在于一呼一吸;时序之变,就在一盈一虚;人生之理,不过一取一与。循此呼吸,守此盈虚,持此取与,便可在万籁俱寂处听见万物生长,在万灯俱灭处看见众星供养,在万念俱灰处生出新的嫩芽。屋头明月此刻正悬在我胸口,像一枚无声印章,替秋分,也替永恒,盖下淡青戳记。伸手想握住它,却只握住更凉的夜气。夜气从指缝溜走,溜回窗外,溜进整个淮南,像要把下一页空白悄悄翻开。我不再伸手,只把被子拉至下颌,像把自己安放进一枚巨大的种子。

秋分教给我们的,是循时守序,敬畏天地,不是“收获”二字,而是“平衡”——昼夜平衡,寒热平衡,收支平衡,得失平衡,生死平衡。

我知道,当明日第一缕日色爬上八公山脊,当第一声鸡鸣划破淝水镜面,当第一粒露珠从桂叶坠落,我一定还会醒来,带着被月光重新校准的脉搏,走进新的一天。而此刻,我只愿在这“此夕又秋分”的屋里,在这“灯火新照夜”的窗下,在这“竹露微微”的静中,把自己完整地交给——交给呼吸,交给万籁,交给月光,交给时间,交给那条看不见的内在淮河,让它带着我,带着整个淮南,带着尚未发生的历史和已经发生的未来,一起流向更远的秋分,流向更圆的月亮,流向更静、更甜、更软、更远的——秋分之吟。

师范学院毕业的维吾尔族青年,他对在淮南的学习生活很有感情,对淮南牛肉汤赞不绝口。16年来,“民族团结一家亲”不再是口号,而是你我他亲切的交往,汇成各族人民浓厚的情谊。

在新疆旅游即将结束时,我又获得了惊喜。当我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喀什后,当年接待我的姑娘特地前来迎接。我才知道她叫袁文娟,我们回忆起16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,彼此都印象深刻、难以忘怀。变化的只是我们的年龄,我已年近古稀,袁文娟已结婚生子。

更让我感谢少数民族同胞对守卫边疆的贡献,她安排游客家访塔吉克族家庭,不仅不涉及购物,反而会给接待的家庭一定的补助。谈到民族团结,她说她的公司有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回族等各民族员工一起工作。她家也与各族群众居住在一起,各民族的孩子一起学习生活。从她身上我感到中华大家庭的各族人民,确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

在我和袁文娟握手话别时,新闻播报了2025年1-7月,到喀什的游客有3397万人次,比2010年的200万人次增长了17倍,相当于如今的12天,游客量就超过了2010年全年。

我为今天各民族团结奋进带来的经济发展、人民幸福而感到喜悦。60多年前新疆的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唱响了中国,如今新疆的花儿一定会越来越鲜艳。



安集海峡谷

陆士德 摄

散文

迢迢行

黄丹丹

银汉初移漏欲残,步虚人倚玉阑干。仙衣染得天边碧,乞与人间问晓看。

想起秦观这首《牵牛花》,距我初诵它,已时隔三十余载。年少时,我一度痴迷宋词,吟诵之余,还喜欢伏在大理石书桌上,偷偷描画词中意境。记得十一岁那年,我因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爱上秦观词后,又背诵了家中藏书中能找到的他的诗词,《牵牛花》便是其一。犹记当年,我裁了一张可覆盖整个桌面、被称之为“白光连”的白纸——那是一种长逾一米、宽逾七十分,薄而脆的白纸。因其廉价,当年有的人家用它贴墙壁和屋顶棚,学生则将整张白纸裁开后装订成草稿纸。我喜欢它的薄而透,便将它裁成课本大小的一张纸,覆在书里描图,曾用过这张纸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上的插图;至于整张或裁成半幅的,我会上面即兴涂鸦,之后覆在课桌、自家书桌上,甚至贴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作装饰画。那些装饰画中,就有我用铅笔与水彩笔勾画的一幅牵牛花图。

诱我回想这些琐碎记忆的,是隐在黄金榕枝叶间的一朵娇弱的蓝色牵牛花。

去年十二月的一个黄昏,我与友人驱车前往位于八公山余脉东、西楼山之间的一处古关隘——寿唐关。这座废弃的古关隘,当地人称“刘金定梳妆台”。史书中未载其名、却在传说中被塑造成救国救主传奇女英雄刘金定,据说在宋太祖赵匡胤被困南唐寿州时,挂帅出征,将赵匡胤由寿唐关送返中原。

那个夕照霞霭的冬日暮晚,同行的友人们或沿坡道攀高远眺,或去往淮河岸边观夕光晚照。我则沿着青砖砌成、可

随笔

读“城”与读“人”

高旭

研究地域文化越久,思考“淮南子文化”“淮南文化”“淮河文化”越深,就越觉得走进“寿县”、品味“寿州古城文化”不可或缺。在历史上,“寿县”先后有过“寿春”“寿阳”“寿州”的古称,而就地域文化而言,以“寿州”之名最广为人们知且备受称道。甚至近些年来,有些文化人士提出应将“寿县”恢复“寿州”的旧称,以此彰显古城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在淮南市生活工作了二十三年,寿县我也时常去游访,但说实话,我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感知、认识和理解仍有诸多不足,显得浅薄。尽管如此,我却很喜阅读有幸得到的、由地方文化研究者及作家所写的关于寿县著作,始终认为能从中不断咏叹品味出这座古城与众不同的人文民俗风情、文化内蕴与历史意义,也能借此获得更深层深思“淮南子文化”“淮南文化”“淮河文化”的新学术契机。从实际意义来看,寿县所承载的“寿州古城文化”与后三者之间的,确血肉相连、紧密难分。

读到寿县作家赵阳的《寿州走笔》一书,与很多人不同的是,我主要以地域文化研究者的视角品读欣赏,而非仅将其视为地方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。加之几年前曾与作者有过直接接触交流,因此我对《寿州走笔》的认知,比一般读者对普通著作的理解更亲切、更深入。

全书分为八辑,从“寿州走笔”“遗产撷胜”“今日寿县”中,我读出了寿州古城的历史变迁、文化内涵及地域特色;从“文化俊彦”“师友评述”中,读出了这座古城涵育的文士英才的笔墨才情;从“记住乡愁”“纵情山水”“岁月如歌”中,则读出了古城安稳淡然的烟火气息、尘世风

通车马的古关道,默默行走。战马嘶声今不见,唯有众羊咩咩——曾经的关口堆满草料,废弃的古道旁有座羊圈,上百只羊在为草料争斗。

我沿着古道走着,发现了匍匐在路旁的枯藤。时至寒冬,这根枯败的藤上只剩几枚掌形叶片和几枚褐色种囊,但即便如此,我也识得它是牵牛花藤。小时候,我生活的校园里,房前屋后攀满牵牛花藤,我在“白光连”上涂鸦的那幅牵牛花图,便是融了校园里牵牛花海的实景与秦观《牵牛花》的意境绘成的。在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中,我俯身撷取了几枚种囊,它们在我掌心炸裂,迸出一颗颗小小的黑褐色种子,我顺手把这些种子装进大衣口袋。翌日在办公室,我掏出种子,放进了墙角的黄金榕花盆。

今早,出差一周后回到办公室,擦拭黄金榕花叶时,一朵蓝色的花燃亮了我的视线。八个多月来,那些从寿唐关采摘的种子,有一枚生了根、发了芽,如今,又以一朵蓝色的喇叭叭向我展示它的生生不息。平复激动的心情后,我细细观察,发现花藤上还有三朵凋零的花——在我与它别离的一周内,它默默地开了三朵。

我无比珍惜地凝望着这根花藤上的第四朵花,望着望着,竟看见几只小蚂蚁从花萼里爬出,继续绕着小喇叭圈儿爬呀爬,宛如车辆在盘山公路上行驶。我伫立良久,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,游在这座牵牛花乐园,活在这棵黄金榕的世界里。但转念一想,其实我不必艳羡它们:在辽阔的时空里,于一双巨眼之中,或许我的身量尚不及在牵牛花上绕行的蚂蚁。而无论生命浩大或微渺,其在孕育、成活、生长、相遇、相聚乃至别离的每个瞬间所形成的记忆,都将溘于时空,成为不朽。

味,以及古城人对故土的深挚情意。每一部分辑录的文章,都如一面文学文化之镜,从不同侧面映射着寿州古城的真实面貌与精神风貌,让人品味良久……

“寿州”是一座怎样的古城?如今的“寿县”又该如何继承与扬弃古城的历史精神遗产?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。品读《寿州走笔》,我们既是在读“古城”,更是在读“古城之人”。今日之人虽非古时之人,但古时之人的精神传统,却借由“寿州古城”潜移默化地烙印在今日之人的精神血脉中。也可以说,从某种意义上,“寿州人”即是“寿州古城”的身分,“人”与“城”是“一体”而不可“分”的!

要读懂“寿州古城”,就要走进现今“寿州人”的生活场景与精神世界;反之,要读懂“寿州人”,也需深刻感知“寿州古城”的底蕴。正是在读“城”与读“人”的交互促进、相互影响中,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体认、理解并把握“寿州”独具的地域文化价值,进而在学术上阐发出不落窠臼的新意之论。

《寿州走笔》的首篇文章题为《天下不可小寿州》。须知,“寿州”之不可“小”,既因千里淮河、秀美八公山的山水润养之功,也因千百年来代代“寿州人”对“寿州古城文化”的热爱与传承之力。“山水”与“人文”交相辉映,凝聚成“寿州”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,让这座屹立于江淮大地的“古城”拥有恒久自新的生机活力,成为安徽特色地域文化中最为鲜明的象征之一。

“寿州”,不仅要“走”,更要“笔”之于书,更要缓“读”慢“品”。唯有将“古城”与“古城之人”的精神风貌一道尽心玩味,方能意兴悠长、回味无穷……